



韦晓东,资深媒体人,创意策划《家乡书》。1983年,从新丰中学考上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用30多年的时间浸泡文字,以不变的诗情待人接物。1990年,所作《奥林匹克的符号系统与世界文化的新格局》一文入选北京亚运会科学大会。2010年,创办《上海世博会特刊》。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诗行天下》、2015年和2016年世界艾滋病日特别节目、2017年“我们的节日——端午”节目策划和撰稿。由贺敬之先生题词的50万字专著《以笔为枪:重读抗战诗篇》2015年出版后,被各大媒体推荐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优秀读物,被江苏省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评为2015苏版好书。



晓东采集手记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18岁的母亲参加新丰镇文娛演出活动,到2007年,我以一名记者的身份采访新丰银色年华合唱团送戏下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为什么我们对那些记忆深处的铿锵锣鼓念念不忘?我认为,那些能够给人们尤其是给乡野带来欢乐的文化,其实就是平民百姓的生命的色彩,即便大红大绿,也是喜气盈门。

在那个年代,革命现代京剧来到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味道。新丰镇版的《沙家浜》,有母亲的才情和热爱。访谈的那一天,我特地请几位主演坐在新丰剧院宽大的舞台上叙说。国庆刚过,剧院里空空荡荡。然而,当那些我小时候就熟悉的父辈走上他们年轻时曾经引吭高歌或唱作念打的舞台上时,他们平静的叙述中,带有太多的感喟。

口述历史的采集,让讲述者回到事情曾经发生的环境,更加能够贴近情感的真实。故事层出不穷,人性却恒定久远。当剧院的大灯一盏盏打开的时候,



左起:冯长源、吴振林、孙文华、郁冰一

候,当讲述者面向一排排观众席的时候,亲历者的叙述似河水般顺畅。

致敬把欢乐带给乡亲们的人们。还有吴振林先生,他从做糕点的灶台前起步,常常是夜里两三点起身,每天坚持写几百字,终于成为植根于生活的戏剧创作名家。小戏不小,骨肉丰满。

沙奶奶扮演者郁冰一 船上装布景,演员岸上跑



《沙家浜》中的沙奶奶

我叫郁冰一,今年77岁,土生土长在和平街上。今天呢也作为一个留念,新丰镇和平街要拆建,跟人家谈谈,我们曾经在新丰、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我们年轻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

1961年,我刚刚好18岁,从学校毕业出来就参加了新丰镇文工团。演出的一出戏叫什么呢,叫《白毛女》。那个时候,新丰又没有大城市那么热闹,缺少文化生活,只要演到一场戏、放到一场电影,剧场里的人就塞得满满的。

有一年,记得是大年初二,大雪。到龙堤去演出,不像现在啊,有电动车。船上装的是布景,我们演员就在岸上跑,到底年轻啊,只有18岁,也不觉得苦。住在龙堤的时候,是稻草铺地,暖和也蛮暖和的,就是回来之后发现身上有好多虱子。演的一场

是《白毛女》,龙堤那个剧场,本身条件也不是太好的,人太多,把剧场四面的墙都挤得倒特(倒掉)了。你看当时人们的生活是多么欠缺啊。龙堤那个小公社,哪个剧团去演出啊,我们这样的剧团去演出,他们已经觉得蛮高兴了。我连续在那演了几天,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个。

后来了,镇上一些小型的活动,自己经常参加,譬如过年啊,先烈拜拜,都少不了的。后来,我们就演样板戏,那个时候20几岁,没有什么文化活动,演的是《沙家浜》,能连续演几晚,人都是满满的。

说一个有趣的事给你们听一下。有一天演《沙家浜》,人啊就在台下说了:今天这个“沙奶奶”什么事啊,脸特特的(意思是指脸色不好看)像不高兴的样子。那天我老公在织毯厂上中班,不在家。婆婆到县城她女儿家了,我的三个小孩怎么办呢?我就烧了一大锅青菜饭,中午吃它,晚上也吃它。因为要化妆,所以,就用了一个大茶缸子装好菜饭。轮到我上台了,找不到三个小孩了,三个小孩到哪去了呢?他们个个帮我找。你说我在台上是什么感受啊,当然表情就不好了。后来下了台,散了场,把布景搬下来,三个小孩睡在布景里。打又打不得,哭笑不得。后来,我排演,就尽可能把小孩带在身边。

1995年,经过漫长的生活,我退休了,我还参加了我们新丰银色年华合唱团,一参加就是12年。2019年我请大家吃了一顿饭,有四桌人,宣布第二次退休。因为腿子有骨刺,嗓子唱歌也不好了,就宣布正式退休了。

刁德一扮演者冯长源 一片田野上,为上河工的人演出

我姓冯,叫冯长源,今年83岁。住在什么地方?住在和平街大桥向西,100米左右。我从小就喜欢蹦蹦跳跳,文化程度不高,也就是喜欢唱唱跳跳。十几岁时,去学个手艺,在泰州。后来,文化站站长张作舟把我选过去,跳舞。跳的是什么呢?《彩花舞》,哪一年我记不得了,头脑子想不清了,15、16岁吧,后来被大丰选中到盐城选中,又被盐城选中到南京,去演出,那个时候不超过17岁,演出了几天就回来了。我就自己营业,做手工业。

1958年5月2日,大丰县自办业余文工团,我去报名了,当时在桥口遇到了振华、仇中达,那个时候好像

是夏天。我说,大丰文工团报名,你们过去?他们说,走走走吧。三个人席子一夹,就到大丰了,结果都被选中了。1960年前后,被盐城歌舞团选中了,大丰文工团就不存在了,好多人都到了大丰锡剧团,24个人被调到盐城地区歌舞团。歌舞团呆了几年,在那时候,在党政领导下,歌舞团从业余性质慢慢地转为专业的,有声乐课、音乐课、普通话、表演等。我在党的领导下,也学了许多东西,譬如跟京剧团、杂技团一块练功,我虽然是歌舞团的,我也学,一起学。

在1962年,国家困难的时候,因为我是领养的,我

和平街口述历史系列:

「到那时,身强力壮跨战马」

样板戏《沙家浜》参演往事



《沙家浜》中的刁德一

后来我就到地方去,地方上呢,也是到手工、集体手工业单位,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地方上历届政府都重视文娛宣传,宣传毛泽东思想,那个时候是老三篇。特别是需要像我们这样子的,稍微有经验的、经过辅导的,到这个宣传队去,加强业余宣传队的领导能力。

其他事情我们就不谈了,只谈一个样板戏。样板戏是京剧戏,它第一个要求是字正腔圆,第二个要求是喉咙、身材好。女的是女的动作,虽然不是古装戏,男的就要求雄赳赳气昂昂的意思,譬如郭建光,要身段、要唱腔。那么业余演员怎么能够与专业演员比呢?这就给我带来了困难。

那个时候我已经领导我们业余剧团七八年了,我把我学的东西教给业余演员。在我们新丰地区,业余演员,除了群众演员,主要角色,经过磨练,也

有一定的基础,像沙奶奶、郭建光,他们难度是有,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公社陈涤章同志领导下,在政府的支持下,加上我们各个演员的凝聚力,在单位的单位出力,不在单位的,农村调过来的,农村把(支付)工分。

还有我们新丰地区的人,调过来参加的,没有工作的,就像现在的志愿者,来排练,没有工资,甚至回去吃过晚饭之后再回来。第一个是政府对毛泽东宣传队的政治指导思想、支持力是强的,第二个是我们对这个的爱好、各个演员的凝聚力是强的,那个时候是团结的。不计较得失、不计较工资、不计较吃的,只晓得台词背熟,戏排好。在这种困难下,我们在陈涤章的带领下,到盐城去学,因为我在盐城歌舞团待过,认识一些人,京剧团比如当时演郭建光、沙奶奶的,我们都去向他们学。后来锡剧团的他们到大丰来,还上台帮我们改。

京剧是我们传统的国粹,不大好演,我们演得呢还说得过去,也到县里去演了好几次。当时呢,我担任导演,也就这样子,学学吧,也就把这个戏排出来了。到各大队去巡回演出,也受到了热情接待。当时我们也配合我们地方政府演出,演出什么时候,比方说,我们公社农村的农民上河工、开龙沟。我们就带新丰宣传队跑几十里路,一片田野上,我们就去演出,一个意思就是鼓劲,把河道弄好。

总的一句话,我们宣传是为毛泽东思想,政府支持,同志们齐心协力,每一个样板戏,每一个小戏,每年一到,到盐城的演出,总是全力以赴的,没有什么思想杂念,只想把这个戏演好,观众喊好了,底下有掌声,就是我们辛苦得来的。我在这儿讲的,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政府的领导,就没有这些。

我今年83岁,现在还是喜欢文娛。谢谢这次你们采访,我说得也不全面,全面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我也年龄大了,我就简单地介绍这个样板戏,就这么一段。就在这个剧场,我们演过好几场。

敲锣打鼓的孙文华 演出队搬家,总是拖拉机



文艺范十足的孙文华(左)和妻子的合影

我叫孙文华,今年78岁,生在新丰,长在新丰,原来住在和平街,又改成和平街居委会,现在叫和平街社区。以后呢搬到民主居委会。我当时在新丰文化站成立的宣传队,负责组织工作,担任指导员,从22岁开始,在老新丰乡文工团,那个时候文工团是在新

丰老浴室那。历次在新丰大队、新丰人武生产办公室,在新丰镇,一直受组织上信任,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任指导员,组织工作。

从那个样板戏开始之后,就合到《沙家浜》剧组,当时各个大队要搞样板戏,我们新丰就搞的《沙家浜》。从大队抽调比较尖的、适宜在节目中担任各个角色的人,也有挑选,组织了新的班子,在政府、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支持下,开始巡回演出。

特别是我们送文化下乡,到各个大队去巡回演出,基本是每个大队都去过了,但是最难忘的是到中、解放、友爱三个大队,现在合并了,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条件差得凶,天天要搬家,总是拖拉机,不像现在条件好,拖拉机正常两部。那个时候,音响、灯光,都是跟人头的。

我本身是乐队的,是敲大锣的,刚开始敲不起来。感谢领导给这个机会,让我们回忆往事,感到心里更高兴。唱不会唱,但我嘴里锣鼓经有几句。《沙家浜》有一场“十八棵青松”,能够哼得起来。

郭建光扮演者吴振林 练嗓子声震芦荡,写小戏幸福一生

我叫吴振林,今年75岁了,新丰镇土生土长的,我16岁参加工作,学的是糕点手艺。

从小就酷爱文娛,在学校里就唱唱跳跳,在学校里就演戏,到社会上呢就参加了文工团。我们欢喜跟在后面跑啊、看啊,当时不懂,关于文化上面的工作呢就慢慢地接触到了。

我在食品作坊做手艺20多年,我30几岁时候正逢大演大唱年代。我就重点讲一下演样板戏那一阵子的事。新丰要排演《沙家浜》,公社委派雍峰林(当时他是公社组织宣委一人)主抓这个工作,由陈涤章来管这个事。分配角色叫我演郭建光,当时我就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接受下来了。郭建光是一个正面人物,如果演得怕怕戴政治帽子,所以我也不能含糊,严格要求自己勤学苦练。有的时候在家吼嗓子唱,“声震芦荡……”,“荡”字吼不上去了,常被老婆骂“活象老黄牛”。

《沙家浜》演出在整个大丰小有轰动。县里召开“三千会”,新兵要入伍了也让演《沙家浜》,都把新丰《沙家浜》调到县里去演。新丰每个农村大队都跑遍了,每到一处都演两场。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还常有些农村人上街到市场上卖菜,碰见我还说,我小时候看你演过郭建光,演得好呢。只要我听到此类的活,脸上总是露出笑容,有着幸福感。

我六十年代中期就逐步介入群众文化,学讲故事、学说快板、学说对口词、学演小戏,每年都要参加县里搞的文艺调演,每年会演小戏。剧本,总是我们几个文娛骨干自己拿钱招待行家帮我们去写。我文化水平不高,不自量力就暗下决心开始学写剧本了。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盐城市剧目室推荐参加了北京市《新剧本》杂志在泗洪举办的戏剧创作讲学班。一个十足的乡巴佬有幸听到了北京来的那么多大专家,如黄宗江、欧阳山尊、徐恒进、张永和讲课,我就像当初学糕点手艺遇到名师一样,眼前一片雪亮,愚钝的头脑慢慢开窍了。于是,快要丢弃的写戏念头又重新拾了回来,下决心搞戏剧创作。后来陆续写了小戏《炉火通红》《九斤黄》《卖猪记》,都在县里文娛汇演获一等奖。

次年我就创作了一个小戏《好嫂子》,在盐城市一炮打响,当时很轰动,反响是相当好。《好嫂子》以后我又创作的三个小戏,《人命关天》《村姑断案》《不是审讯》连续获盐城市文娛汇演一等奖。从此我的人生有了转变,文化部门把我从小集体单位职工,作为社会闲散科技人员申报,1985年由国家干部,在新丰文化站任站长。我57岁离岗,离岗后,宣传部和文化主管部门,为了让我继续从事戏剧创作,同时省里要求,有条件的乡镇要成立乡镇文联,所以由宣传部门和镇党委共同研究决定,成立新丰文联,文联主席由我担任,给我提供了一个新

的创作平台,新丰文联成立在苏北地区开了新河。

我创作的文娛作品获奖不少,在国家、省、市级戏剧刊物发表的小戏、小品就有24个,有15个剧目被专业演出团队排演参加国家、省、市比赛演出,都获得专项剧奖,小戏《柿子红了》《刘二训妻》《田记者下乡》被张家港锡剧团先后买断搬上舞台;小戏《兄弟俩》入选2016年文化部戏剧剧本孵化计划;小戏《圣贤楼》《收脚印》获得首届、第二届“中国小戏、小品”优秀创作奖;小戏《大风进城》获得“曹禺小戏小品奖”;话剧《收官》、大戏《我为前夫牵红线》《十五遮月》《远飞的大雁》获得盐城市政府文艺奖。

在2011年,新丰镇党委、政府和文广新局、盐城市戏剧家协会联合主办“吴振林戏剧创作三十五周年研讨会暨吴振林剧作选首发仪式”。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和欣慰,由衷感谢新丰镇党委、政府对我的关爱和我数十年来戏剧创作取得的成绩的认可。

我已经75岁了,今年戏剧创作又喜获丰收,大戏《苗家少奶奶》,小戏《送粮》获得2020年盐城市新剧目评比大戏一等奖,小戏三等奖。小戏《累了你就歇歇》参加盐城市群艺馆在阜宁举办的防疫专场演出,又选拔赴上海参加六省一市准首展演。小戏《换届》发表在2020年剧本杂志第10期。

今年新丰镇根据上级旧城改造要求,对和平街搬迁力度很大,多数群众都积极配合,对我感触很大。我虽然家住不在和平街,但是我曾经的工作单位就在和平街,20多年的时光,对和平街也算是熟门熟路,在搬上居民无一不熟,我和他们之间都很了解。在搬迁走访过程中,接触到很多感人情景,产生了创作灵感,决定以和平街为背景创作一部无场次话剧,拟定剧名为《和平老街》,写和平街的人和事,写和平街古老文化、食品文化,以及为当年解放新丰镇民舍家为国的红色文化,作为我晚年的收官之作。



《沙家浜》中的郭建光